

## 圖書採訪與學術研究——

# 談厲鶚的《宋詩紀事》等書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圖書館 ◎ 林耀椿

在光華舊書坊發現一部殘缺的《宋詩紀事》，從裝訂及紙質來判斷，知是年代甚久的書籍。但因缺少首卷故無法得知出版年代，但直覺中編者的生活年代是乾隆年間，除了書品不好外，字體俊秀，天頭相當寬，令人喜愛；同時，我對於錢鍾書的研究，他的《宋詩紀事補正》出版，見他在原刊本的《宋詩紀事》一葉一葉的拆開，並且在上面作眉批及增補，此殘本或可給我另一項文獻材料，故欣然買下。

這部書國內圖書館有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圖書館、國家圖書館及臺大圖書館三處收藏。史語所圖書館著錄為乾隆樊榭山房刊本，分裝24本。國家圖書館著錄乾隆錢塘厲氏家刊本，分裝20本。臺大圖書館著錄乾隆十一年序黃氏琴趣軒刊，分裝32本。前二書皆為11行22字、雙欄、細黑口，單黑魚尾，小字雙行28字。而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及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的藏書亦是樊榭山房刊本，而上海圖書館的藏本是翁方綱評點本。此外，上海朵雲軒2000年春季藝術品拍賣會目錄編號561亦有一部樊榭山房刻本共記24冊，原藏者有題記說：「是本近於坊中偶有所見，往往次印居多，未有似是本之初印而有精美者。此昔年在杭用五十金購得。癸酉冬皋記。」黃裳也說「此刻精雅，清刻中俊物也」，至於筆者所買到的這個本子是11行22字，小字雙行28字，雙欄，細黑口，單黑魚尾。書雖殘本又為蠹蟲所蝕，但字體為宋體字，並無俗態，不失清刻之俊物。

張舜徽在《清人文集別錄》說：「他（指厲鶚）尤精熟遼、宋史實，一生心力所瘁，尤在《遼史拾遺》、《宋詩紀事》二書。」從《宋詩紀事》序文中他自己說：「前明諸公剽擬唐人太甚，凡遇宋人集，概置不問，迄今流傳者，僅數百家。即名公鉅手，亦多散逸無存，江湖林藪之士，誰復發其幽光者，良可嘆也！」他又在〈徵刻宋詩紀事啓〉一文說「稽其家數，三千有奇。惜此工夫二十餘載，慮鈔謄之難，為力必授梓以廣其傳，頭白而佇望，汗青囊澀，而惟餘字飽用，告海內名流共襄盛舉，捐十金而成一卷，謹錄芳名垂不朽，以附古人勝為佛事。」可見此書的出版，是如此心酸艱鉅。他為了完成此任務，是利用揚州馬氏兄弟的藏書樓小玲瓏山館藏書及他們的幫忙共同編輯此書。馬氏兄弟馬曰瑄有《沙河逸老小稿》、馬曰璐有《南齋集》，巧的是今天亦買到馬曰瑄的《沙河逸老小稿》（是臺灣商務印書館《叢書集成簡編本》）。說起這對兄弟可真是好客，收藏十萬卷書，當《四庫全書》正編輯時，他們進書776種，沈德潛《沙河逸老小稿》序說：「馬兄嶧谷以古書、朋友、山水為癖，嶧谷酷愛典籍，七略百家

二藏九部無不羅致。有未見書，弗惜重直購之，備藏於小玲瓏山館。」陳章亦在該書序文中說：「我有馬君嶧谷及弟半查，皆以詩名江左，…兩君皆垂垂白髮，硯席相隨，不離跬步，依依如嬰兒之在同室，見者竊嘆以為難。」可見兄弟感情甚厚。加上好客，廣結好友，伍崇曜在《沙河逸老小稿》跋說：「酷愛典籍，有未見書，必重價購之，世人願見之書，不惜千百金付梓。…道古堂集，復稱其兄弟不求時名，親賢樂善，惟恐不及，刊刻王漁洋感舊集、朱竹土宅經義考尤為士林所寶。」又說「厲太鴻寓小玲瓏山館中凡數載，端居探討，成宋詩紀事、遼史拾遺，…」王昶在《蒲褐山房詩話》亦書「馬秋玉兄弟延為上客，嗣後來往竹西者凡數載。馬氏小玲瓏山館多藏舊善本，間以古器名畫，因得端居探討，所撰《宋詩紀事》、《遼史拾遺》極為詳洽，今皆錄入四庫書中。」，這些話皆顯示馬氏兄弟，對於刻書的熱衷及借書與人參考的雅量，而厲鶚一生沈耽此書的編輯前已提過，此書編入《四庫全書》在提要中說失於考證，被舉證歷歷在目，「採摭既繁，牴牾不免」，如卷四〈趙復送晏集賢南歸詩〉隔三卷在第卷七重出，諸如此類。但文末有也褒獎之語：「考有宋一代之詩話者，終以是書為淵源，非胡仔諸家所能比較長短也。」

厲鶚生於康熙三十一年（1692）死於乾隆二十年（1755），依王昶《蒲褐山房詩話》說「樊榭下世，葬於杭州西溪王家塢，因無子嗣，不久化為榛莽。」從中知這位文人身後是如此悲涼，窮其一生卻落於墓園無人管理，「後四十餘年，何君春渚琪游西溪田舍，見草堆中樊榭及姬人月上粟主在焉，取歸，偕同人送武林門外牙灣黃山谷祠，掃灑一室以供之。」日本漢學家青木正兒在《江南春》一書中描述他在大正十一年（1922）旅遊中國，探訪揚州來到馬氏兄弟之小玲瓏山館時，他亦述及厲樊榭在小玲瓏山館做客編《宋詩紀事》、《遼史拾遺》諸書。當古董商向他介紹地面一塊凹處就是小玲瓏山館的北面牆根遺蹟時，這位日本漢學家亦「淒愴久不能止」。感慨這位文人一生從事編纂《宋詩紀事》之貢獻，如今所遺留的亦只是歷史陳蹟。

爾今光華舊書坊，雖不如當年牯嶺街之風華，可是時有佳槧珍籍出現。凡從事學術研究或圖書採訪工作者，除了專業知識外，更要勤加用功讀書，才能即時獲得這些珍籍。筆者除了圖書館採訪工作外，也從是研究工作，時常為找資料奔跑舊書坊。很顯然現今版本學上知識，不能完全在課堂上取得，因為這些只是書本知識，沒有實際經驗，是無法當下在舊書坊獲得珍貴書籍，何況圖書館珍藏典籍深鎖，圖書館員並沒有機會常接觸，而舊書坊就是從事圖書採訪者，必要勤快搜尋的地方。譬如說謝國楨主編《國立北平圖書館善本叢書》是民國26年商務印書館出版，出現在舊書坊，也是殘本，這套書當年在抗戰中出版是件不容易的事，這些圖書都是明刊本景印，雖然有部分臺灣商務印書館現已收入《四部叢刊》廣編中，但仍有幾部書未重印出來，如果有這部民國26年刊本，也是美事以補不全之缺失。因為謝國楨編選的叢書都是明刊本，若要從事研究，原刻善本已非讀者所能實際接觸的，這原刊影印當然是珍貴的，假若圖書採訪員沒有版本及文獻之知識便會錯失收藏之機會。又如有回見到馬敘倫《莊子札記》一冊，此書線裝書也是殘本，卷十一至卷十八，題書名者是劉三，寫石門頌體。記憶中馬敘倫關於《莊子》著作中，似沒有此著作，而國內圖書館竟然都無典藏，很顯然此書的珍貴。連嚴靈

峰《無求備齋莊子集成》初編及續編都無收入，而〈無求備齋現藏未印莊子書目〉及〈訪求書目〉也未見書目中，可見馬氏此書並不為外人所知。更令人驚喜該書中竟然有眉批，眉批案語皆為「典案：」，這位眉批者難道是劉文典嗎？劉文典著有《莊子補正》一書，筆者核對眉批文字，與《莊子補正》一書注文文字竟然完全相同，果真是劉文典的藏書，加上國內圖書館都未藏，而嚴靈峰先生也未注入訪求書目中，這本書文獻價值就很高了。

筆者以為今天圖書館採訪人員應該時時用功充實知識，以為圖書館尋得更多的佳槧珍籍，就像以往為圖書館訪書的前輩，如鄭振鐸、謝國楨、黃裳、阿英、顧廷龍等人一樣，他們的版本、目錄學知識是圖書館採訪人員當學習的。因此當我擁有這部乾隆十一年（1746）之刻本時，心中頗為感慨，現代人怎會知道這著書主人在250年前花20年時間編成此書的背後心酸，而每字每句是從無數善本中所輯錄出來的，所輯錄出的這3812家詩人（依作者序文），提供給我們在宋代文化史上的研究方便，雖然是一部殘本，卻有一股難以泯滅的感嘆。

